

# 張季鸞不吸鴉片

(本文插圖刊第7頁)

●牛 濟 (陝西社科院研究員)

## 王覺源所說不確實

王覺源先生在台灣《中外雜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三十六卷,第六期)總號二一四期曾撰寫過一篇題為《張季鸞的罵人藝術》的文章,其中有:「張季鸞寫文章與阿芙蓉(鴉片)結了不解緣」,「一俟烟癮過足,精神振作,便一揮而就,很少加以修改。」並說:「這是他的癖好,是他作文靈感的泉源,也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習慣。」在這篇文章中,王覺源先生自稱與張季鸞先生「始終緣慳一面」,因此,他的這些資料的水分頗大,其可信程度極小。盡管如此,由於該文發表歷經有年,不斷被海內外一些涉獵者承襲沿用,又輾轉相抄,見諸于報端,實在貽誤不淺,造成極大混亂,十分有必要澄清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以正視聽。

## 老友王文彬可作證

前不久,筆者在陝西榆林舉行的「紀念張季鸞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暨張季鸞先生學術研討會」上,曾有機會就這一問題走訪過與張季鸞先生長期共事的王文彬先生以及張季鸞先生的內侄高集先生。

王文彬先生,現年八十四歲,與張季鸞先生

是陝西同鄉。一九三一年入天津《大公報》社工作,曾任過桂林《大公報》、重慶《大公報》經理。現任重慶市政協顧問。他說:「我與季鸞先生共事十多年,我們雖然是上下級關係,但親密無間,特別在重慶更是朝夕相處,而從未見過季鸞先生吸食鴉片,他既無吸食鴉片的嗜好,更無吸食鴉片的生活習慣。」

## 主張禁煙言行一致

高集先生,陝西榆林人,《人民日報》高級編輯。當張季鸞先生在天津初辦《大公報》時,於一九二八年隨其父高月軒先生旅居天津,後任重慶《大公報》記者,他與張季鸞先生接觸機會較多。高集先生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姑丈季鸞先生有吸食鴉片的嗜好。恰恰相反,他一貫厭惡吸食鴉片。記得在天津時,我姑母高芸軒(張季鸞先生元配夫人)在家中吸食鴉片時,一聽到姑丈季鸞先生回來,立即匆匆忙忙收拾烟具,然後藏置起來,害怕被姑丈發現後批評。」

由此可見,張季鸞先生是沒有吸食鴉片的癖好和生活習慣。關於這一點,許多親朋故舊還補充道,季鸞先生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他經常在報紙上宣揚主張禁煙,而本人又身體力行,反對吸食鴉片。他與鴉片無一線之緣。

另外,我們還可從許多回憶、雜記中,尋找一些頗有說服力的佐證。

## 香煙癮大當係誤傳

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張季鸞先生的繼配夫人陳孝俠女士在紀念張季鸞先生逝世五周年時,曾在上海《大公報》撰寫過一篇《憶季鸞先生》的文章,有:「到重慶後,因為氣候及工作的關係,他的身體便漸漸地感到不能支持。但是事業和愛國的觀念鼓舞着他,使他不但不願意休息,而且更加緊地工作起來,那時他的精力幾乎大部分是賴香煙支持的。每當更深夜靜,一般人都早已入了睡鄉的時候,他選用香煙激動他的精神,繼續不斷地工作,那時我雖為他身體擔心,但是也無可奈何。」

原《大公報》記者徐鑄成先生曾在《報海舊聞》一書中,也說:張季鸞先生「在天津一個時期,改吸水烟袋。到上海後,依然抽香烟了。」很明顯,張季鸞先生有抽烟的習慣,且烟癮較大,但絕無吸食鴉片的嗜好和習慣。

綜上所述,王覺源先生的所謂張季鸞先生與鴉片「結了不解緣」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有悖于事實真相。至於他所說張季鸞先生吸食鴉片的癖好,「是他作文靈感的泉源」,更是無稽之談,憑空臆斷而已。